詩源辯體

詩源辯體卷十六　盛唐　　改定本

江陰許學夷伯清　著

王摩詰（名維）孟浩然才力不逮高岑而造詣實深興趣實遠故其古詩雖不足律詩體多渾圓語多活潑而氣象風格自在多入於聖矣（下流至錢劉諸子五七言律）

摩詰五言古雖有佳句然散緩而失體裁平韻者間雜律體仄韻者多忌鶴膝短篇爲勝楚辭深得九歌之趣唐人所難七言古語雖婉麗而氣象不足聲調間有不純者何仲默云右丞（摩詰爲尚書右丞）他詩甚長獨古作不逮是也

摩詰才力雖不逮高岑。而五七言律風體不一。五言律有一種整栗雄麗者。有一種一氣渾成者。有一種澄淡精緻者。有一種閒遠自在者。如天官動將星。單車曾出塞橫吹雜繁笳。不識陽關路。等篇。皆整栗雄麗者也。如風勁角弓鳴。絕域陽關道。建禮高秋夜。憐君不得意。等篇。皆一氣渾成者也。如獨坐悲雙鬢。寂寞掩柴扉。松菊荒三逕。言從石菌閣。巖壑轉微逕。等篇。皆澄淡精緻者也如清川帶長薄。寒山積蒼翠。晚年惟好靜。主人能愛客。重門朝已啓。等篇。皆閒遠自在者也。至如楚塞三湘接既甚雄渾。新粧可憐色。則又嬌嫩。若高岑才力雖大。終

未免一律耳。王孟五七言律摘 何凡盛唐總論

摩詰七言律亦有三種。有一種宏贍雄麗者。有一種華藻秀雅者。有一種淘洗澄淨者。如欲笑周文。居延城外。絳幘雞人等篇。皆宏贍雄麗者也。如渭水自縈。漢主離宮明到衡山等篇。皆華藻秀雅者也。如帝子遠辭。洞門高閣。積雨空林。等篇。皆淘洗澄淨者也。是亦高岑之所不及也。

或問摩詰五七言律聲氣。或有類大曆者何耶。曰。大曆諸子時代漸移。而風氣始散。摩詰於禪學有悟。其英氣漸消。聲氣雖同。而風格自異耳。司空圖云。王右丞澄淡精

溦格在其中。是也。

摩詰集七言律凡二十首。品彙所選十三首。今品彙以綠積雞人以下四首屬摩詰。以別館春還以下十首屬李憕。蓋別館一首。本李憕詩。其下九首。乃摩詰詩也。當是一簡帙錯亂耳。或刻于鱗選詩因之。可笑。今刻本觀正聲已改正以洞門積雨明到三首屬摩詰。便自了然。品彙正聲皆高廷禮選

一又舊本卷首明註王維十三首。李憕一首或疑此書乃書肆因品彙簡帙錯亂改刻非于鱗之舊不然王維四首李憕五首于鱗序中安得無李憕

五言絕太白摩詰。多入於聖矣。胡元瑞云。五言絕二途。摩詰之幽玄。太白之超絕。是也。上承王楊盧駱五言四句下流至錢劉諸子五言絕

摩詰五言絕意趣幽玄。妙在文字之外。摩詰與裴廸書畧云。夜登華子岡。輞水淪漣。與月上下。寒山遠火。明滅林外。深巷寒犬。吠聲如豹。村墟夜舂。復與疎鐘相間。此時獨坐。僮僕靜默。每思曩昔攜手賦詩。倘能從我遊乎。摩詰胸中滓穢淨盡。而境與趣合。故其詩妙至此耳。胡元瑞云。右丞輞川諸作。自出機軸。名言兩忘。色相俱泯。又云。五言絕。右丞却入禪宗。如人間桂花落。木末芙蓉花。讀之身世兩忘。萬念皆寂。不謂聲律之中有此妙詮。

東坡云。味摩詰之詩。詩中有畫。觀摩詰之畫。畫中有詩。愚按摩詰詩。如回風城西雨。返景原上村。　殘雨斜日照。

夕嵐飛鳥還。 陰盤小苑城、微明渭川樹。 行到水窮處坐看雲起時 山中一夜雨、樹杪百重泉。 啼鳥忽臨澗、歸雲時抱峯。 返影入深林、復照青苔上。 彩翠時分明、夕嵐無處所。 逶迤南川水、明滅青林端。 溪上人家凡幾家、落花半落東流水。 瀑布杉松常帶雨、夕陽彩翠忽成嵐。 雲裡帝城雙鳳闕、雨中春樹萬人家。 新豐樹裡行人度、小苑城邊獵騎廻。 等句、皆詩中有畫者也。山谷云、予頃年登山臨水、未嘗不讀摩詰詩、故知此老胸次定有泉石膏肓之疾。已上四句皆山谷語

孟浩然古律之詩、五言為勝、五言則短篇為勝、古詩長篇

平韻者皆雜用律體仄韻者亦多忌鶴膝子美稱其賦詩何必多往往凌鮑謝正謂其古律短篇勝耳元美亦謂浩然句不能出五字外篇不能出四十字外此其所短深得之矣

浩然才力雖小然爲短篇則有餘李杜摩詰並相推重李詩云愧非流水韻叨入伯牙絃杜云賦詩何必多往往凌鮑謝又云復憶襄陽孟浩然清詩句句盡堪傳摩詰愛其詩嘗過郢州畫其像于刺史亭因曰浩然亭今人心知其美而未敢顯言賛之者蓋緣世多夸大之士動以巇嶫浩瀚爲務恐人以狹小視之耳此不自信之過也王敬美云詩有必不能廢者雖衆體未備而獨擅一家之長如孟浩然佻佻易

盡。止以五言儁永。千載並稱王孟云。

胡元瑞云。孟詩淡而不幽。閒而匪遠。可取者一味自然。愚按唐人律詩以興象為主。風神為宗。浩然五言律興象玲瓏。風神超邁。即元瑞所謂大本先立。見謝靈運論中乃盛唐最上乘。不得偏於閒淡幽遠求之也。中如北闕休上書。迢遞三巴路。人事有代謝。木落雁南度。等篇。皆一氣渾成。與高適行子對飛蓬。岑參聞說輪臺路。摩詰風勁角弓鳴等篇相類。皆舉見前既未可以句摘。亦未可以字求也。皮日休摘浩然佳句。以配六朝諸子。是豈足以知浩然哉。

古人為詩有語語琢磨者有一氣渾成者語語琢磨者稱工一氣渾成者為聖語語琢磨者一有相類疑為盜襲一氣渾成者興趣所到忽然而來渾然而就不當以形似求之試觀浩然五言律入錄者無一句人不能道然未有一篇人易道也後人才小者輒慕浩然然但得其淺易耳

李杜二公詩甚多而浩然詩甚少蓋二公才力甚大思無不獲浩然造思極深必待自得故其五言律皆忽然而來渾然而就而圓轉超絕多入於聖矣須溪謂浩然不刻畫祇似乘興滄浪謂浩然一味妙悟皆得之矣

杜子美題王宰山水歌云。十日畫一水。五日畫一石。能事不受相促迫。王宰始肯留真跡。夫一水一石。寧必十日五日哉。直是興到。方始下筆耳。浩然為詩亦然。

五言律摩詰風體不一。浩然機局善變。然摩詰可學。而浩然不易學也。浩然如雲海訪甌閩。沿泝非便習。士有不得志。拂衣去何處。府寮能枉駕。敝廬在郭外。聞君息陰地。與君園廬並。去國已如昨。少小學書劍。挂席東南望。遑遑三十載。南國辛居士。舊國余歸楚。二月湖水清。等篇格雖稍放。而入小變。然皆神會興到。隨地化生。未可以智力求之。至如欣逢栢臺舊。義公習禪寂。文通初求

道龍象經行處等篇，則皆幽遠清曠以丘壑勝者也。元瑞謂孟詩淡而不幽，閒而匪遠，予未敢信。

浩然五言律，如少小學書劍、挂席東南望等篇，徹首尾不對，然皆神會興到，一掃而成，非有意創別也。李太白亦然。

王士源云：浩然文不按古，匠心獨妙，五言詩天下稱其獨步。愚按：浩然五言律，惟頗七言律，雖皆匠心，然體製聲調靡不合於天成，所謂從心所欲不踰矩是也。試觀樂天七言昔年八月、非莊非宅、絫頭層日等篇（說見樂天論中），是豈可謂不踰矩耶。

浩然八月湖水平一篇。前四句甚雄壯。後稍不稱。且舟楫聖明以賦對比。亦不工。或以此爲孟詩壓卷。故表明之

浩然別張子容詩何時一杯酒。重與李膺傾。諸本皆同。愚按李膺當作季鷹。張季鷹云。使我有身後千載名。不如即時一杯酒。此正用姓張事以比子容也。

五言絕。太白摩詰而外。浩然諸篇亦多入於聖矣

浩然七言絕有涼州詞二首。類盛唐諸家語。决非浩然作。品彙不錄。蓋當時未有也。

高岑之詩才力勝於造詣。王孟之詩造詣勝於才力。

高岑之詩有慷慨俠烈之氣王孟之詩有一丘一壑之風

五言排律有雙韻無單韻盛唐惟李杜高岑孟浩然極守此法而浩然實不嚴整摩詰而外復多有單韻者矣正聲於排律單韻者不録得之

詩源辯體卷十七

改定本

江陰許學夷伯清 著

李頎五言古平韻者多雜用律體仄韻者亦多忌鶴膝七言古在達夫之亞亦是唐人正宗五七言律多入於聖矣

高岑五言不拘律法者每失之於放李頎五言不拘律法者則字字洗練故更有深味蓋李七言律聲調雖純後人實能為之五言調雖稍偏然自開寶至今絕無有相類者予每讀之歎逈不可了

盛唐五言律多融化無跡而入於聖七言古字數稍多結撰

稍艱。故於穩帖。匀和。瀏亮暢達。往往不能兼備。王元美云。七言律。李有風調而不甚麗。岑才甚麗而情不足。王差備美。愚按岑雞鳴紫陌。西掖重雲。長安雪後。回風度雨。王居延城外。渭水自縈。漢主離宮。洞門高閣。李流澌臘月。朝聞遊子。遠公遁迹。花宮仙梵。諸篇亦可稱全作。但李較岑王。語雖鎔液。而氣若稍劣。後人每多推之者蓋由盛唐體多失黏。諷之則難諧協。李篇什雖少。則篇篇合律矣。李卯君官爵一篇起結有類初唐。而中二聯爲工。

李頎五言古。平韻者間雜律體。仄韻者亦多忌鶴膝。七言

古語多靡麗而調有不純當在摩詰之下律詩五言如
征馬去翩翩聞君爲漢將七言如高山代郡昔人已乘
皆入於聖矣
崔顥七言律有黃鶴樓於唐人最爲超越太白嘗作鸚鵡
洲鳳凰臺以擬之終不能及故滄浪謂唐人七言律當
以崔顥黃鶴樓爲第一而何仲默薛君采取沈佺期盧
家少婦亦未甚離王元美云二詩固甚勝百尺無枝亭
亭獨上在厥體中要不得爲第一沈末句是齊梁樂府
語崔起法是盛唐歌行語如織宮錦間一尺繡錦則錦
矣如全幅何愚按沈末句雖樂府語用之於律無害但

其語則終未暢耳。謂崔首四句爲盛唐歌行語亦未爲謬。胡元瑞謂黃鶴樓鬱金堂。即盧家少婦 興會誠超。而體裁未密。丰神固美。而結撰非艱。其不識痛癢至此。元瑞論律詩於盛唐化境往往失之

李賓之云。律猶可間出古意。古不可涉律調。如崔顥黃鶴一去不復返。白雲千載空悠悠。乃律間出古。要自不厭顧華玉云。此篇一氣渾成。太白所以見屈。想是一時登臨高興流出。未必常有此作。愚按黃鶴樓。太白欽服於前。滄浪推尊於後。至 國朝諸先輩。亦靡不稱服。即元美不無異同。而亦有百尺無枝亭亭獨上之語。于每舉

以示人輒無領解至有不得與衆作並稱又或謂前半篇可作一絕句古今人識趣懸絕抑至於此于鱗居恒每誦沈佺期龍池篇龍池篇雖黃鶴所自出而調況語重神韻未揚于鱗蓋徒取其氣格耳

太白鸚鵡洲擬黃鶴樓爲尤近然黃鶴語無不鍊鸚鵡則太輕淺矣至煙開蘭葉香風暖岸夾桃花錦浪生下比李赤不見有異耳以三詩等之龍池爲過鸚鵡不及黃鶴得中此過不及專主氣格言與高岑李杜不拘律法者不同鳳凰臺吳宮晉代二句亦非作手

崔顥七言有鴈門胡人歌聲韻較黃鶴尤爲合律胡元瑞

馮元成俱謂鴈門是律是也。唐音。品彙俱收入七言古者蓋以題下有歌字故耳。然太白秋浦歌有五言律。峨眉山月歌。乃七言絶也。崔詩黄鶴首四句。誠爲歌行語。而鴈門胡人實當爲唐人七言律第一。

盛唐七言律多造於自然。而崔顥黄鶴鴈門。又皆出於天成。蓋自然尚有功用可求。而天成則非人力可到也。予嘗謂浩然五言。崔顥七言。如走盤之珠。非若子美之律以言解爲妙耳。與論子美五七言律第六則參看

殷璠云。顥年少爲詩。名陷輕薄。晩節忽變常調。風骨凛然。愚按崔黄鶴鴈門讀之有金石宫商之聲。蓋晩年作也

故璠於河嶽英靈特錄之。使體就渾圓而語無風骨斯爲輕薄。不得入聖境矣。

滄浪答吳景僊書云。論詩用健字不得。予謂此論唐律和平之調則可。若沈佺期盧家少婦崔顥黃鶴鴈門。畢竟圓健二字。足以當之。若高岑五言。子美七言以古爲律者。不待言矣。

祖詠詩甚少。五言古僅數篇俱不爲工。五言律聲調既高語亦甚麗。七言燕臺一去一篇實爲于鱗諸子鼻祖。

王昌齡字少伯五言古時入古體而風格亦高然未盡稱善。平韻者。間雜律體。仄韻者亦多忌鶴膝。殷璠云。元嘉以

還四百年內齊劉陸謝風骨頓盡。項有太原王昌齡魯國儲光羲頗從厥跡。蓋唐人久無此體。故創見而誇美之也。餘見總論殷璠選詩中七言絕多入於聖。敬美元瑞言之備矣。詳見太白七言絕論中

儲光羲五言古最多。平韻者多雜用律體。亦忌上尾。仄韻者多忌鶴膝。而平韻亦有之。蓋唐人痼疾耳。其樵父漁父等詞。格調雖奇。然既不合古。又不成家。正變兩失。餘見總論殷璠選詩中若田家諸詩。則猶有可采者。律詩亦未為工。

五言絕始多入錄。

儲光羲樵父漁父等詞。諸家多采錄之。殷璠謂其格高調

逸趣遠情深。至須溪亦甚稱焉。蓋得之於彷彿。而非所謂質證實悟者也。

常建五言古風格既高。意趣亦遠。然未盡稱快。惟短篇堪入錄耳。

盧象五言律有家居五原上一首。乃盛唐化境。故特錄之。與初唐薛稷同例。

盛唐律詩。本未可以句摘。但初唐中晚。既有摘句。而盛唐無摘。不足以較盛衰。今姑摘數十聯以見大畧。五言高適如功名萬里外。心事一杯中。虜障燕支北。秦城太白東。幕府爲才子。將軍作主人。近關多雨雪。出塞有風

塵。風塵驚跋涉，搖落怨暌攜。地出流沙外，天長甲子西。岑參如「春風不曾到，漢使亦應稀。白草通疏勒，青山過武威。」「幕下人無事，軍中政已成。坐參殊俗語，樂雜異方聲。」「山開灞水北，雨過杜陵西。歸夢愁能作，鄉書醉嬾題。」王維如「草枯鷹眼疾，雪盡馬蹄輕。忽過新豐市，還歸細柳營。」「三春時有雁，萬里少行人。苜蓿隨天馬，蒲萄逐漢臣。」「九門寒漏徹，萬井曙鐘多。月迴藏珠斗，雲消出絳河。」「爲客黃金盡，還家白髮新。五湖三畝宅，萬里一歸人。」孟浩然如「不才明主棄，多病故人疏。白髮催年老，青陽逼歲除。」「亂山殘雪夜，孤燭異鄉人。

漸與骨肉遠轉於僮僕親。江山留勝跡我輩復登臨。水落漁梁淺天寒夢澤深。我家襄水曲遙隔楚雲端。鄉淚客中盡孤帆天際看。崔顥如單于莫近塞都護欲臨邊漠驛逼煙火胡沙之井泉。出塞清沙漠還家拜羽林。風霜臣節苦歲月主恩深。常建如夜久潮侵岸天寒月近城平沙依鴈宿候館聽雞鳴。盧象如獨負山西勇誰當塞下名死生遼海戰雨雪薊門行。七言高適如巫峽啼猿數行淚衡陽歸鴈幾封書。黃河曲裡沙爲岸白馬津邊柳向城。雲開汶水孤帆遠路遶梁山匹馬遲。岑參如金闕曉鐘開萬戶玉階仙仗

擁千官花迎劍珮星初落柳拂旌旗露未乾。千門柳色連青瑣三殿花香入紫微。西山落月臨天仗北闕晴雲捧禁闈。王維如鑾輿迴出千門柳閣道迴看上苑花雲裡帝城雙鳳闕雨中春樹萬人家。青山盡是朱旗繞碧澗翻從玉殿來。新豐樹裡行人度小苑城邊獵騎迴。禁裡疎鐘官舍晚省中啼鳥吏人稀。晨搖玉珮趨金殿夕奉天書拜瑣闈。李頎如秦地立春傳太史漢宮題柱憶仙郎。歸鴻欲度千門雪侍女新添五夜香。鴻鴈不堪愁裡聽雲山況是客中過。關城曙色催寒近御苑砧聲向晚多。崔顥如武帝祠前雲欲散仙

人掌上雨初晴。河山北枕秦關險。驛路西連漢畤平。解放胡鷹逐塞鳥。能騎代馬獵秋田。晴川歷歷漢陽樹。芳草萋萋鸚鵡洲。祖詠如萬里寒光生積雪。三邊曙色動危旌。沙場烽火侵胡月。海畔雲山擁薊城。等句。皆渾圓活潑而氣象風格自在。蓋初唐氣格甚勝而機未圓活。大曆過於流婉。而氣格頓衰。盛唐渾圓活潑而氣象風格自在。此所以爲詣極也。

元結字次山五言古聲體盡純。在李杜岑參外。另成一家。結與劉侍御諫會詩序云。文章道喪久矣。時之作者。煩雜過多。歌兒舞女。且相喜愛。系之風雅。誰道是耶。故其詩

不爲浮泛關係實多。但其品高性潔。激揚太過。故往往傷於訐直。中如賤士吟。貧婦詞。下客謠等。質實無華。最爲淳古。其他意在匠心。故多遊戲自得而有奇趣。益上源淵明。下開白蘇之門戶矣。惜調多一律耳。

元結五言古。如往年在瀼濱。瀼人皆忘情。今來遊瀼鄉。瀼人見我驚。我心與瀼人。豈有辱與榮。瀼人異其心。應爲我冠纓。　俯視松竹間。石水何幽清。涵映滿軒戶。娟娟如鏡明。何人病惛濃。積歲且未醒。與我一登臨。爲君安性情。　醉人疑舫影。呼指遞相驚。何故有雙魚。隨吾酒舫行。醉人能誕語。勸醉能忘情。坐無拘忌人。勿限醉與

醒。夜宴石魚湖 湖上有水鳥。見人不飛鳴。谷口有山獸。往往隨人行。莫將車馬來。令我鳥獸驚。 等句皆遊戲自得而有奇趣者也。

元結篋中集序。謂近世作者更相沿襲。拘限聲病。故其五言古極意洗削聲體之純。遠勝光羲諸子。但矯枉太過往往有椎朴戇直之句。如何時見府主。長跪向之啼。客言勝黃金。主人然不然。 使臣將王命。豈不如賊焉等句。皆椎朴戇直者。蓋過而非不及也。說見左太沖論註中

山谷詩云。建安才六七子。開元數兩三人。才難。不其然乎。故盛唐李杜而外。具體僅稱高岑。而高則又亞於岑矣。

王孟律詩雖勝。而古則不逮。其他諸公。僅得一體兩體。而亦不能盡工也。今初學不知。以爲盛唐諸公。諸體靡不皆攻。而諸體靡不盡善。是虛慕古人。而不得其實者也。

五言古至於唐。古體盡亡。而唐體始興矣。然盛唐五言古李杜而下。惟岑參。元結。於唐體爲純。尚可學也。若高適孟浩然。李頎。儲光羲諸公。多雜用律體。即唐體而未純。此必不可學者。王元美謂惟近體必不可入古。李本寧謂初盛諸子。啜六朝餘瀝。爲古選不足論。皆得之矣。若今人作散文而雜用四六俳偶。亦是文體之不純也。以下

三十則總論

盛唐之詩

唐人沿襲六朝。自幼便爲俳偶聲韻所拘。故盛唐五言古自李杜岑參元結而外。多雜用律體與初唐相類。其仄韻猶可觀者。蓋仄韻多忌鶴膝。聲調四句一轉。故古聲雖沒。而音節猶可歌詠耳。平韻者。雖杜子美純袴不餒死。往者十四五。亦未免稍雜律體。太白仄韻諸篇忌鶴膝。他人不足言矣。

盛唐七言歌行李杜而下。惟高岑李頎得爲正宗王維崔顥抑又次之。然今人才力未必能勝高岑。而馳騁每過之者。蓋歌行自李杜縱橫軼蕩。窮極筆力。後人往往慕

李杜而薄高岑，故多不免於强致。非若高岑諸公出於才力之自然也。試以全集觀之，高岑諸公雖未極縱橫，而衆作可觀。今人雖或縱橫，而他不免於失故步矣。

或問：才力本於天賦，可强致乎？曰：可。譬之筋力，一也。市井逐末之人，負擔不逾匾畚；而田野之夫，負擔則一石也。葢由童而習之，强致然耳。使田野之子而從市井之人，終身豈能負一石哉。

古律之詩，雖各有定體，然以古爲律者，失之過；以律爲古者，失之不及。唐人長於律而短於古，故既多以古爲律，而又多以律爲古也。

漢魏古詩由天成以至作用故魏爲降於漢初盛唐律詩由升堂而入於室故盛爲深於初

唐人律詩沈宋爲正宗至盛唐諸公則融化無跡而入於聖沈宋才力既大造詣始純故體盡整栗語多雄麗盛唐諸公造詣實深而興趣實遠故體多渾圓語多活潑耳後之論律詩者皆宗盛唐而元美之意主於沈宋則於古人所稱殫光脫手者無當也安可與入化境乎

盛唐諸公律詩多融化無跡而入於聖血氣方剛時未易窺其妙境李本寧云弇州先生元美嘗謂杜子美不啻有十王摩詰語觸謂軒輊太過後見先生晚年定論殊服

膺摩詰。已上本嘗語即此而推。則元美之主於沈宋者。亦血氣方剛時見也。

或問以入錄觀。沈宋五言律制作實工。而後人獨推盛唐。何耶。曰。盛唐五言律入聖者。雖入止數篇。然化機流行。在在而是。沈宋制作雖工。而化機尚淺。此升堂入室之分也。

胡元瑞云。律詩大要。體格聲調。興象風神而已。體格聲調有則可循。興象風神。無方可執。故作者但求體正格高。聲雄調鬯。積習之久。矜持盡化。形跡俱融。興象風神。自爾超邁。予謂此由初入盛之階也。所云積習之久。矜持

盡化。形跡俱融。則造詣之功也。何仲默謂富於才積領會神情。臨景構結。不做形跡。斯可與論盛唐之化矣。

盛唐諸公律詩。皆從悟入。而悟入乃自功夫中來。呂居仁云。悟入之理。正在功夫勤惰間。張長史見公孫大娘舞劍。頓悟筆法。如張者。專意此事。未嘗少忘胸中。故能遇事有得。遂造神妙。使他人觀舞劍。有何干涉也。已上十一句皆居仁語

盛唐諸公律詩不難於才力而難於悟入。悟則造詣斯易耳。嚴滄浪云。孟襄陽孟浩然襄陽人學力下韓退之遠甚。而其詩獨出退之上者。一味妙悟而已。已上滄浪語 今之學者多

不欲爲盛唐。非其才力不逮。蓋悟有未至。以盛唐爲平易。不足造耳。

嚴滄浪云。詩道惟在妙悟。然有透徹之悟。有一知半解之悟。盛唐諸公。透徹之悟也。愚按漢魏天成。本不假悟。六朝雕刻綺靡。又不可以言悟。初唐沈宋律詩造詣。雖純而化機尚淺。亦非透徹之悟。惟盛唐諸公領會神情。不倣形跡。故忽然而來。渾然而就。如僚之於丸。秋之於奕公孫之於劍舞。此方是透徹之悟也。

盛唐諸公律詩造詣精深。故爲極至。孟子云。五穀不熟。不如荑稗。是也。復齋述韓子蒼言。作詩不可太熟。亦須令

生觀其所引之句。蓋以庸套爲熟耳。非古人彈丸脫手之謂也。雖然。以庸套爲熟者。其惑易釋。以熟爲庸套者。其惑未易釋也。今之學者以盛唐爲不足造。蓋以熟爲庸套耳。

盛唐諸公律詩。形跡俱融。風神超邁。此雖造詣之功。亦是興趣所得耳。嚴滄浪云。盛唐諸人惟在興趣。羚羊挂角。無跡可求。故其妙處透徹玲瓏。不可湊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鏡中之象。言有盡而意無窮也 李獻吉云詩妙在形容所謂水月鏡花言外之象 謝茂秦亦云。詩有不立意造句。以興爲主。漫然成篇。此詩之入化也。

司空圖論詩云。梅止於酸。鹽止於鹹。飲食不可無鹽梅。而其美常在鹹酸之外。此言唐人律詩有得於文字之表也。然圖知唐之為唐。而不知唐律本於國風。楊用修云。二南者。修身齊家。其旨也。然其言琴瑟鐘鼓。荇菜芣苢。夭桃穠李。何嘗有修身齊家字。皆意在言外。使人自悟。已上用修語以此求唐律。益易曉矣。

胡元瑞云。律詩全在音節。格調風神。盡具音節中。李何相駁書。所謂俊亮沈着。金石鏗鏘等喻。皆是物也。愚按趙凡夫嘗謂國風音節。可娛唐律。乃國風正派也。後人稱唐詩為唐音唐響。正以此耳。初盛中晚。音節雖有高下。

而靡不可娛至元和諸子以及杜牧皮陸則全然用不着矣。

盛唐律詩子美信大而諸家入聖者亦是詣極嚴滄浪云詩之大槩有二曰優游不迫沉着痛快此正諸家與子美境界也又云盛唐諸人惟在興趣羚羊挂角無跡可求云云則諸家境界寧復有未至耶元美必欲以子美爲極至諸家爲不及其說本於元微之及宋朝諸公開元大曆不聞有是論也故予論盛唐律詩爲破第三關學者過此無疑斯順流而下矣元瑞實破三關元瑞云五言盛於漢暢於魏衰於晉宋亡於齊梁見靈運論中爲破第一關又云初唐四子詞極藻豔然未脫梁陳也見李杜

論中爲破第二關又論子美五言律及子美七言律風急天高一則爲破第三關然是書苟行。十年之後。必有挾天子以令諸侯者。顧學者選詩何如耳。造詣定則識見自不惑也。

盛唐諸公律詩得風人之致。故主興不主意。貴婉不貴深。謂用意深非情深也馮元成謂得風人之旨而兼詞人之秀是也。子美雖大而有法。要皆主意而尚嚴密。故於雅爲近。此與盛唐諸公各自爲勝。未可以優劣論也。

嚴滄浪云。詩有詞理意興。南朝人尚詞而病於理。謂語多淫豔不循義理也本朝人宋人尚理而病於意興。唐人尚意興而理在其中。數語言言中竅。然前言興趣而此言意興。正兼諸

家與子美論也宋人尚意而此言病於意興蓋子美之意深而宋人之意淺也。

盛唐諸公律詩興趣極遠雖未嘗騁才華炫葩藻而沖融渾涵得之有餘晚唐許渾諸子興趣既少故雖作聰明構新巧而矜持局束得之甚窘許渾爲晚唐正變之首故獨舉而言之非謂渾獨卑於晚唐諸子也趙凡夫謂詩有字字可賞而爲低品有不可加點而爲高格信哉與凡例第十六條參看

盛唐諸公律詩偶對自然而意自吻合聲韻和平而調自高雅晚唐許渾諸子偶對工巧而意多牽合聲韻急促而調反卑下矣。

盛唐諸公律詩皆似近非近可及而未易及晚唐許渾諸子則刻意求工愈難而愈下矣大抵盛之與衰只是寬裕深刻二途。

盛唐諸公律詩即景緣情不必泥題牽帶後人之詩必句句切題言言當肯殆與舉業無異矣胡元瑞云蘇長公二語絕得三昧曰作詩必此詩定非知詩人蓋詩惟詠物不可汗漫至於登臨燕集寄憶贈送惟以神韻為主使句格可傳乃為上乘今於登臨則必名其泉石燕集則必紀其園林寄贈則必傳其姓字真所謂田莊牙人點鬼簿黏皮骨者漢唐人何嘗如此最詩家下乘小道

即一二大家有之亦偶然耳可爲法乎又云清暉能娛人遊子憺忘歸謝靈運詩凡登覽皆可用微雲淡河漢疎雨滴梧桐孟浩然聯句凡燕集皆可書海日生殘夜江春入舊年王灣詩北固之名奚與天關象緯逼雲臥衣裳冷杜子美詩舉先之義奚存而皆妙絕千古則詩之所尚可知愚按浩然洞庭實用雲夢岳陽崔顥黃鶴亦用漢陽鸚鵡此大景槩所不可無者非若後人有意必爲之也

盛唐諸公律詩既未可以難求亦未可以易得乎於本寧敬美之説有取焉李本寧云今之詩不患不學唐而患學之太過即事對物情與景合而有言幹之以風骨文

之以丹彩唐詩如是止耳。事物情景必求唐人所未道者而稱之。弔詭蒐隱誇新示異。過也。山林宴遊則興寄清遠。朝饗侍從則制存莊麗。邊塞征伐則悽惋悲壯。暌離患難則沈痛感慨。緣機觸變各適其宜唐人之妙以此。今懼其格之卑也而偏求之於悽惋悲壯沈痛感慨過也。王敬美云。初命一題。神情不屬便有一種供給應付之語。畏難怯思即以充役。故每不得佳。余戲謂河下輿隸須驅遣另換正身能破此一關。沈思忽至種種眞相見矣。參二子之說槩之斯知所以學盛唐也。

胡元瑞云。五言律晚唐第三四句多作一串雖流動往往

失之輕僄。惟沈宋李王諸子。格調莊嚴。氣象闊麗。最為可法。愚按元瑞宏博。靡所不窺。惟此論。似於初盛諸家。未盡究心。盛唐諸公第三四句。一串者最多。故其體甚圓。初唐沈宋諸公。一串者亦多。而機則不能甚活也。至於晚唐。或失之輕僄者有矣。元瑞於唐律不貴渾圓而貴嚴整。故假晚唐以為戒。然初盛唐諸公全集具在。安能塗後人耳目耶。元瑞前言興象風神未必實有所得也說見總論嚴滄浪論詩中

七言律較五言為難。五言盛唐既多入聖。七言惟崔顥鴈門黃鶴為詣極。高適。岑參。王維。李頎雖入聖而未優。李于鱗云。七言律體諸家所難。是也。

七言律近代論者多浮而不切泛而寡要予獨於元美茂秦之說有取焉元美云七言律篇法之妙有不見句法者句法之妙有不見字法者茂秦云近體誦之行雲流水聽之金聲玉振觀之明霞散綺講之獨繭抽絲知此不惟中晚無可稱述卽初盛唐二三篇而外亦不多得矣

胡元瑞云七言律五十六字之中意若貫珠言如合璧其貫珠也如夜光走盤而不失迴旋曲折之妙其合璧也如玉匣有蓋而絕無參差扭捏之痕綦組錦繡相鮮以爲色宮商角徵互合以成聲思欲深厚有餘而不可失

之晦情欲纏綿不迫而不可失之流肉不可使勝骨而骨又不可太露詞不可使勝氣而氣又不可太揚莊嚴則清廟明堂沈着則萬鈞九鼎高華則朗月繁星雄大則泰山喬嶽圓暢則流水行雲變幻則淒風急雨一篇之中必數者兼備乃稱全美愚按元瑞此論本欲兼衆善集大成而實不免於罔世作者造詣既深興趣既遠則下筆悠圓而衆善兼備乃不期然而然者若必有意尋事合法則不惟初學無可措手即深造之士亦難於結撰矣故孔門一貫之說惟曾子得之而他不及也後之君子必有謂予知言者

胡元瑞云。謂七言律難於五言律。是也。謂五言絕難於七言絕。（滄浪元美之言）則亦未然。五言絕調易古。七言絕調易卑。五言絕即拙匠易於掩瑕。七言絕雖高手難於中的。楊用修云。唐樂府本自古詩而意反近。七言絕本於近體而意反遠。蓋唐人偏長獨至。而後人力追莫嗣者也。絕句之論。二子乃深得之。（餘見太白絕句論中）

詩源辯體卷之十八　盛唐

改定本

江陰許學夷伯清　著

開元天寶間高岑二公五七言古再進而爲李（名白字太白）杜（名甫字子美）二公李杜才力甚大而造詣極高意興極遠（李主興杜主意）故其五七言古（兼歌行雜言言之）體多變化語多奇偉而氣象風格大備多入於神矣（唐人五七言古至此始爲入神）嚴滄浪云詩而入神至矣盡矣蔑以加矣惟李杜得之他人得之蓋寡也（已上滄浪語）然詳而論之二公五言古實所向如意而優於聖七言古則變化不測而入於神矣此格有所限非五言有未至也（以下十二則總論李杜五七言古以後專論太白下卷專論子美）

或問李杜二公詩本乎性生初不假悟入豈復有造詣耶

曰太白大鵬賦序云余昔著大鵬遇希有鳥賦傳於世往往人間見之悔其少作未窮宏達之旨遂更記憶云云然則二公之詩雖曰性生豈能卽入神化耶但不若他人尺寸而進錙銖而成耳

漢魏五言及樂府雜言猶秦漢之文也李杜五言古及七言歌行猶韓柳歐蘇之文也秦漢四子各極其至漢魏李杜亦各極其至焉何則時代不同也論詩者以漢魏爲至而以李杜爲未極猶論文者以秦漢爲至而以四子爲未極皆慕好古之名而不識通變之道者也夫秦

漢漢魏猶可摹擬而得四子李杜未可摹擬而得也不能摹擬而諱言未極此非欺人適自欺耳今人以時義為今文故以四子為古文其實四子為今文秦漢為古文也與三十五卷東坡論詩一則參看

五言古七言歌行其源流不同境界亦異五言古源於國風其體貴正七言歌行本乎離騷其體尚奇李杜五言古雖不能如漢魏之深婉然不失為唐體之正過此則變幻百出流為元和宋人不得為正體矣

七言歌行體雖縱橫然後進有才者往往能窺其域五言古體雖平典然自開元天寶九百年來求為岑嘉州者已不多得求為李杜者則益寡矣蓋歌行大小短長錯

綜闔闢其勢自然超逸五言古體有常法苟非天縱則長篇廣韻未有所向而如意者今人於五言古不能自運輒自託於漢魏甚昧於西京建安多不足以盡變之說也詳見論學漢魏第三則論唐古與漢魏不同詳見高岑論中

李杜五言古正與歌行相匹今人於歌行知宗李杜而於五言古必宗漢魏者是於唐古實無所得也故予不得不服膺　國初諸子高季迪張來儀楊東里諸子

五言古學漢魏則逆學唐人則順何則風氣相近也今人苟讀唐古則出語自唐學漢魏非專習凝領不能得耳

五言古靈運諸子於古體既亡李杜二公於唐體爲純靈

運諸子體亡。而或以爲至李杜二公體純而或以爲不及是虛慕古人而不得其實者也王元美云選體（選體者昭明選詩之體也今人例謂唐人五言古爲選體非矣）太白多露語率語子美多穉語累語置之陶謝間便覺傖父面目。今無論其體製即靈運拙句（摘見靈運論中）醜惡實甚元美豈皆視爲雅語耶。大抵國朝人之失在宗六朝而後唐人耳。

五言古自漢魏遞變以至六朝古律混淆至李杜各參始別爲唐古而李杜所向如意又爲唐古之壼奧故或以李杜不及漢魏者既失之過又或以李杜不及六朝者則愈謬也

胡元瑞云古詩窘於格調近體束於聲律惟歌行大小短長錯綜闔闢素無定體故極能發人才思李杜之才不盡於古詩而盡於歌行孟襄陽輩才短故歌行無復佳者已上元瑞語故予謂其古詩爲聖歌行爲神也與第四則參看

或問予予嘗言初唐七言古偶儷極工綺豔變爲富麗然調猶未純語猶未暢其風格雖優而氣象不足必至高岑乃爲正宗逮乎李杜則變化不測而入於神何仲默乃云七言詩歌唐初四子雖工富麗去古遠甚至其音節往往可歌乃知子美詞固沉着而調失流轉雖成一家語實則詩歌之變體也仲默後作袁海叟集序歌行又欲取法李杜與子

音不甚相戾耶曰七言古正變與五言相類張衡四愁子桓燕歌調出渾成語皆淳古其體爲正梁陳而下諸皆不純語多綺豔其體爲變蓋古詩調貴渾成不貫諸切但漢魏篇什不多而體未宏大學之者不足以盡變故直以高岑爲正宗李杜爲神品耳自梁陳以至初唐聲俱諧切故其句多入律而可歌然所謂不純者蓋句既入律則偶對宜諧轉韻宜平仄相間雖不合古聲庶成徘調今句則純平律矣而偶對復有不諧轉韻又多平仄豔用故其調爲不純耳胡元瑞云七言歌行四子詞極藻豔然未脫梁陳也沈宋稍汰浮華漸趨平實唐

體肇矣然而未暢也高岑王李音節鮮明情致委折暢矣然而未大也太白少陵大而化矣能事畢矣又云初唐以才藻勝盛唐以風神勝李杜以氣槩勝而才藻風神稱之加以變化靈異遂爲大家此論甚當若仲默之論非但不知有神境在且不識正變之體故其律詩雖勝而歌行遠遜　國朝諸子耳

五七言律沈宋爲正宗至盛唐諸公而入於聖五七言古高岑爲正宗至李杜而入於神然沈宋之於盛唐諸公非才力不逮蓋爲時代所限耳若高岑之於李杜二公非時代不同實爲才力所限也故古詩以才力爲主律

詩以造詣爲先

韓退之詩云李杜文章在光燄萬丈長然二公之詩又各不同太白以天才勝子美以人力勝太白光燄在外子美光燄在內王元美云五言古及七言歌行太白以氣爲主（以興字易氣字更爲妥貼且高暢二字氣在其中矣）以自然爲宗以俊逸高暢爲貴子美以意爲主以獨造爲宗以奇拔沈雄爲貴其歌行之妙詠之使人飄揚欲仙者太白也使人慷慨激烈歔欷欲絕者子美也愚按太白歌行窈冥恍惚漫衍縱橫極才人之致子美歌行突兀崢嶸俶儻瑰瑋盡作者之能此皆變化不測而入於神者也元美之論雖

善不免於太白神奇處失之然令人學子美或相類而學太白多不相類者蓋人力可强而天才未易及也以下

十則論李杜之不同

五言古七言歌行太白以興爲主子美以意爲主然子美能以興御意故見興不見意元和諸公則以巧飾意故意愈切而理愈周此正變之所由分也

五言古七言歌行太白語雖自然而風格自高子美語雖獨造而天機自融學者苟得其自然而不得其風格則失之輕而流苟得其獨造而不得其天機則失之重而板。

予嘗謂古詩歌行必李杜兼法乃爲善學或曰古詩歌行李杜既極其至矣後人顧反能兼之乎予曰不然太白以天才勝而人無太白之才子美以人力勝而人無子美之力故必李杜兼法乃能相濟豈必盡兼二公所至始爲盡善哉胡元瑞云近時作者間能具備兩公之體至鎔液二子之長則未覩也語甚有見

五言古七言歌行太白語多豪放子美語多沈着太白五言古如酒後競風采三杯弄寶刀殺人如剪草劇孟同遊遨 叱咤萬戰場何奴盡奔逃歸來使酒氣未肯拜蕭曹已上白馬篇 珠袍曳錦帶匕首插吳鴻由來萬夫勇挾

此生雄風（結客少年場行）鞍馬如飛龍黃金絡馬頭行人皆辟易志氣橫嵩丘 歸家酒債多門客粲成行高談滿四座一日傾千觴 壯士伏草間沈憂亂縱橫飄飄不得意昨發南都城紫燕櫪上嘶青萍匣中鳴投軀寄天下。長嘯尋豪英 有時忽惆悵匡坐至夜分平明空嘯咤思欲解世紛。心隨長風去。吹散萬里雲

歌行如馬上相逢揖馬鞭客中相見客中憐欲邀擊筑悲歌飲正值傾家無酒錢 匣中盤劍裝鮹魚閒在腰間未用渠且將換酒與君醉醉歸託宿吳專諸 千金駿馬換小妾笑坐雕鞍歌落梅車傍側挂一壺酒鳳笙龍管行相催

我且爲君搥碎黃鶴樓君亦爲吾倒却鸚鵡洲赤壁
爭雄如夢裏且須醉舞寬離憂　興酣落筆搖五嶽詩
成嘯傲凌滄洲功名富貴若長在漢水亦應西北流
抽刀斷水水更流舉杯消愁愁復愁人生在世不稱意
明朝散髮弄扁舟　等句語皆豪放子美五言古如中
天懸明月令嚴夜寂寥悲笳數聲動壯士慘不驕　百
川日東流客去亦不息我生苦飄蕩何時有終極　安
得萬丈梯爲君上上頭恐有無母雛飢寒日啾啾我能
剖心血飲啄慰孤愁　鳳凰臺　泰山忽破碎涇渭不可求俯
視但一氣焉能辨皇州　登慈恩塔　白水暮東流青山猶哭聲

莫自使眼枯收汝淚縱横眼枯却見骨天地終無情
獻書謁皇帝志已清風塵流涕灑丹極萬乘為酸辛
積水駕三峡浮龍倚長津揚舲洪濤間仗子濟物身
歌行 如去年江南討狂賊臨江把臂難再得别時孤雲
今不飛時獨看雲淚横臆　高帝子孫盡隆準龍種自
與常人殊豺狼在邑龍在野王孫善保千金軀 哀王孫 明
眸皓齒今何在血汚遊魂歸不得清渭東流劍閣深去
住彼此無消息 哀江頭 年多物化空形影嗚呼健歩無由
騁如今豈無騕褭與驊騮時無王良伯樂死即休 驄駒歌
自從獻寶朝河宗無復射蛟江水中君不見金粟堆南

松栢裏龍媒去盡鳥呼風畫馬圖引君不見青海頭古來白骨無人收新鬼煩冤舊鬼哭天陰雨濕聲啾啾等句語皆沈着至若二公所向如意變化不測者則又未可以句摘也

或問予嘗言元和諸公之詩快心露骨故爲大變今觀李杜五言古七言歌行實多快心與元和諸公寧有異乎曰太白快心本乎豪放子美快心本乎沉着自是詩歌極致若元和諸公則鑿空構撰議論周悉其快心處往往以文爲詩方之李杜其正與變不待較而明矣

太白古詩歌行庸鄙者不能知子美古詩歌行浮淺者不

能讀

五言古太白如天馬長驅奮迅無前子美如鑾輿出警步驟安重

七言歌行太白如峨眉劍閣奇幻不窮子美如大海重淵涵蓄無量

世謂長短句為歌行七言為古詩愚按太白長短句甚多不必皆歌行也子美歌行甚多不必皆長短句也然長短句實歌行體歌行不必長短句耳大抵古詩貴整秩歌行貴軼蕩

漢魏之詩語皆淳古太白之詩自有一種光燄故凡太白

五言擬古。感興感遇等作。子皆不錄。惟畧借古格而自出機軸者。予始錄之。今或以選漢魏詩選李詩者。謬甚耳。

太白五言古長篇如門有車馬賓天津三月時憶昔作少年。一身竟無託。昔聞顏光祿。鸞乃鳳之族。我昔釣白龍雙鵝飛洛陽。吳地桑葉綠。淮南望江南。化城若化出鍾山抱金陵等篇。興趣所到瞬息千里。沛然有餘。然與子美各自爲勝。未可以優劣論也。或以此傾倒爲嫌。而取其含蓄蘊藉者。非所以論太白也。

太白五言古。軼蕩處多似明遠。而矯逸過之。子美稱其俊

逸鮑參軍是也至如浮陽滅霽景朝發汝海東飄飄江風起餐霞臥舊壑北風吹海鴈雲臥三十年淸晨登巴陵脩然金園賞等篇偶儷雖出靈運而流利自然了不見斧鑿痕

太白五言古多轉韻體其聲調倣於劉孝綽薛道衡諸子葢太白往往乘興一掃而就轉韻甚便耳

屈原離騷本千古辭賦之宗而後人摹倣盜襲不勝饜飫太白鳴皋歌雖本乎騷而精彩絕出自是太白手筆至遠別離蜀道難天姥吟則變幻恍惚盡脫蹊徑實與屈子互相照映謝茂秦云太白詩歌若疾雷破山顛風

播海。非神於詩者不能。胡元瑞亦云。太白遠別離。蜀道難。天姥吟。等。無首無尾。變幻錯綜。窈冥昏默。非其才力學之。立見顛踣也。于鱗不識此境界。

初讀太白遠別離。高廷禮謂傷時君子失位。小人用事而作。殊不醒然。後讀贈辛判官詩云。函谷忽驚胡馬來。秦宮桃李向明開。姪國泰云。此指諸臣附合肅宗者而言。太白深有所刺也。予意猶未會。旣而讀萬憤詞云。舜昔授禹。伯成耕犁。德自此衰。吾將安棲。意便了然。乃知遠別離言堯舜不當禪禹。又引竹書堯幽囚爲證。實與萬憤詞互相發明。太白於玄宗實爲千古榮遇。而肅宗卽

位靈武。又有未當於人心者。既而玄宗以張后李輔國

憂死西内。太白熱腸。寧不感憤慟哭耶。此蓋以皇英比

巳舜。比玄宗也。亦禪禹亦字。對今而言。前輩言上元間。

輔國張后矯制。遷上皇於西内。太白有感而作。既非。而

蕭士贇謂此詩作於天寶之末。則尤非也。

太白蜀道難。天姥吟。雖極漫衍縱橫。然終不如遠別離之

含蓄深永。且其詞斷而復續。亂而實整。尤合騷體。范氏

云。此篇最有楚人風所貴乎楚言者。斷如復斷。亂如復

亂。而詞意反覆屈折行乎其間者。實未嘗斷而亂也。使

人一倡三歎而有遺音。至於收淚謳吟。又足以興夫三

綱五典之重者。豈虛也哉。茲太白所以爲不可及也。

十一句皆

范氏評

太白歌行。如鳴皋歌。遠別離。蜀道難。天姥吟。皆出於騷。公無渡河。北風行。飛龍引。登高丘。灞陵行。等出自古樂府。烏夜啼。烏棲曲。長相思。前有樽酒行。陽春歌。楊叛兒。等出自齊梁。擣衣篇。亦似初唐。至憶舊遊。魯郡堯祠之類則太白已調耳。元瑞言之而有未盡。今更詳之。然公無渡河等。雖出自古樂府齊梁。而高暢俊逸。觀者知爲太白。不知爲古樂府齊梁也。

或問予。朱子云。太白詩如無法度。乃從容於法度之中。今

觀太白歌行大小短長錯綜無定其法度安在曰太白天縱絕世其歌行雖漫衍縱橫錯綜無定靡不合於天成所謂從心所欲不踰矩是也若必求其法度所在而學之則捕風捉影反爲虛誕矣試觀任華盧仝劉叉雜言（說見三家論中）是豈可謂不踰矩耶。

太白歌行雖大小短長錯綜無定然自是正中之奇元和諸公雖或通篇七言而快心露骨自是天變學者於此能別方是法眼。

太白五言古七言歌行多出於漢魏六朝但化而無跡耳若子美五言古雖亦源於古選而以獨造爲宗歌行又

與漢魏六朝迥別。嚴滄浪云，少陵憲章漢魏，而取材於六朝。至其自得之妙，則先輩所謂集大成者也。愚謂此論太白古詩歌行尤切。

太白五言古、七言歌行，其藻秀天仙之語，在在而是，不能遍舉。其奇警者，畧摘以見。五言古如北風揚胡沙，埋翳周與秦。浮雲蔽紫闥，白日難回光。驚沙亂海日，飛雪迷胡天。秋顏入曉鏡，壯髮彫危冠。良圖委蔓草，古貌成枯桑。鰲挾山海傾，四溟揚洪流。長嘯萬里風，掃清胸中憂。霜彫逐臣髮，日憶光明宮。樓臺照海色，衣馬搖川光。登嶽眺百川，杳然萬恨長。山蟬

號枯桑始復知天秋　黃河若不斷白首長相思[歌]
[行]如謝公宿處今尚在綠水蕩漾清猿啼　青冥浩蕩
不見底日月照耀金銀臺四句夢遊天姥吟　吳歌楚舞歡未畢
青山欲銜半邊日烏棲曲　胡驕馬驚沙塵起胡雛飲馬天
津水　荒城虛照碧山月古木盡入蒼梧雲　舞影歌
聲散綠池空餘汴水東流海　嘯起白雲飛七澤歌吟
綠水動三湘　風吹柳花滿店香吳姬壓酒喚客嘗
泰山嵳峨夏雲在疑是白波漲東海散為飛雨川上來
遙帷却卷清浮埃　等句皆為奇警者也然太白奇警
處或不及子美而累語亦不若子美之為甚也

東坡云太白豪俊語不甚擇集中往往有臨時卒然之句故使妄庸輩敢爲僞撰者如集中悲來乎笑矣乎卽悲歌行笑歌行及贈懷素草書數詩決非太白作蓋唐末五代間學齊已輩詩也予嘗舟次姑孰堂下讀姑孰十詠怪其語淺近不類李白王平甫云此李赤詩也赤自比太白故名赤其後爲厠鬼所惑而死今觀其詩止此而以太白自比則其人心疾久矣豈厠鬼之罪哉已上東坡語

愚按太白集中僞撰者多不能遍擧古詩五言如月下獨酌第二首本馬子才詩七言如悲歌行笑歌行上李邕上哥舒大夫等其俗陋不難辨五言如贈新平少年七言如草書歌

通塘曲等。庸淺者多不能知。至五言姑孰諸作。初學之士乃反指爲佳什而誦習之。其惑甚矣。蓋太白雖短篇。氣象自是不同。興趣自是超遠。姑孰諸作。氣象興趣畧無足取。而惟以藻飾爲麗。音節爲工。故初學者易惑耳。

黄山谷云。太白豪放。人中鳳凰麒麟。譬如生富貴人。雖醉着瞑暗中作無義語。終不作寒乞聲。滄浪亦云。觀太白詩。要識眞太白處。是也。

讀太白詩。須是胷中滓穢淨盡。乃能有得。今人讀月下獨酌。及悲歌行。笑歌行。上李邕。上哥舒大夫等而不能辨是胷中十分不淨。讀贈新平少年。草書歌。通塘曲等。而

不能辨是胷中七分不淨讀姑孰諸詩而不能辨亦是胷中五分不淨也姑孰詩雖非俗陋而意興凡近讀者或不能知亦是根塵不淨耳楊用修論詩於太白集中僞撰者多不能辨

有客以唐伯虎石湖圖示王百穀百穀展觀見山脊寸許即令卷去云贋物也予心竊疑之以爲不覩全幅寧辨真僞後讀太白贈懷素草書歌無論通篇淺陋即起語少年上人四字決非太白作乃知百穀鑒畫定有真識也中如墨池飛出北溟魚筆鋒殺盡中山兎語實淺稚今人或以爲逼真太白又起來向壁不停手一行數字

大如斗恍恍如聞神鬼驚時時只見龍蛇走則愈見惡俗至張顛老死不足數我師此義不師古古來萬事貴天生何必要公孫大娘渾脫舞其偽陋不足辯矣

太白七言歌行亦有佳篇而中雜淺稚之語或後人竄入亦不可知今畧摘以見如與君歌一曲請君爲我側耳聽。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盡還復來。此江若變作春酒壘麴便築糟丘臺。西施宜笑復宜顰醜女效之徒累身。相如作賦得黃金丈夫好新多異心一朝將聘茂陵女文君因贈白頭唫等句及有耳莫洗潁川水有口莫食首陽蕨通篇淺稚至脫吾帽向君笑飲

君酒爲君吟則又近於鄙矣

或問太白五七言律較盛唐諸公何如曰盛唐諸公本在興趣故體多渾圓語多活潑太白才大興豪於五七言律太不經意故每失之於放蕩過而非不及也高岑五言子美七言以古爲律者固失之過太白才大興豪於五七言律太不經意亦過也若雕刻之於冗濫則雕刻爲過冗濫爲不及矣五言如歲落衆芳歇燕支黃葉落胡人吹玉笛七言如久辭榮祿遂初衣等篇斯得中耳世謂太白短於律故表明之

太白五七言律以才力興趣求之當知非諸家所及若必於句格法律求之殆不能與諸家爭衡矣胡元瑞云五

言律太白風華逸宕特過諸人後之學者才匪天仙多流率易此論最有斟酌

太白五言律如歲落衆芳歇燕支黃葉落胡人吹玉笛等篇極爲馴雅然後人功力深至尚或可爲至如晉家南渡日地擁金陵勢六代帝王國四明有狂客龔子棲閒地清景南樓夜楚水清若空聞說金華渡秋浦猿夜愁爾佐宣州郡昨夜巫山下牛渚西江夜漢水波浪遠等篇格雖稍放而入小變然皆興趣所到一掃而成後人必不能爲所謂人力可強而天才未易及也

王元美云太白之七言律變體不足多法愚按太白七言

律集中僅得八篇駘蕩自然不假雕飾雖人小變要亦非淺才可到也

太白五七言絕多融化無跡亦入於聖上承王楊盧駱五言四句杜沈宋七言絕下流至錢劉諸子五七言絕李于鱗云太白五七言絕實唐三百年一人蓋以不用意得之即太白亦不自知其所至而工者顧失焉惲按七言絕太白少伯意並閒雅語更春容而太白中多古調故又超絕王敬美云七言絕句之源出於樂府貴有風人之致其聲可歌其趣在有意無意之間使人莫可捉著盛唐惟青蓮龍標王少伯為龍標尉二家詣極李更自然故居王上胡元瑞亦云唐絕句高者

大類漢人古詩調極和平而格絕高遠深得之矣

胡元瑞云七言絕成都楊用修以江寧少伯爲擅場太白爲偏美歷下于鱗謂太白唐三百年一人琅琊敬美謂李更自然故居王上弇州元美謂俱是神品爭勝毫釐數語咸自有旨太白有揮斥八極凌厲九霄意江寧優柔婉麗意味無窮風骨內含精芒外隱如清廟朱絃一倡三歎又云李作固極自然王亦和婉中渾成盡謝鑪錘之跡王作固極自在李亦飄翔中閒雅絕無叫噪之風故難優劣

愚按王李絕句以入錄者論元瑞似爲有見以全集觀少伯不能不遜太白也　國朝惟于鱗入錄者可繼餘

響情光談太露

太白七言絕多一氣貫成者最得歌行之體其他僅得王摩詰新豐美酒漢家君臣王少伯閨中少婦數篇而已

太白五言絕有靜夜思前二句與太白絕不相類未可采錄七言絕洪魏公所編有飯顆山頭一篇語更淺鄙定是僞作今本集亦無元瑞俱不能辨

王荊公次第四家詩以子美爲第一歐陽永叔次之韓退之又次之以太白爲下曰白識見汚下十首九說婦人與酒愚按以李杜與韓歐並言固不識正變之體謂李識見汚下十首九說婦人與酒此尤俗儒之見耳嚴滄

浪云觀太白詩要識其安身立命處可也又曰白詩近俗人易悅此言益謬焉郡督云諸人之文猶山無烟霞春無草木太白之文光明洞徹句句動人故俗之一定正不當指太白太白人品與詩惟東坡識之

蘇子由云李白詩類其爲人駿發豪放華而不實好事喜名不知義理之所在也語用兵則先登陷陣不以爲難語游俠則白晝殺人不以爲非此豈其誠能也哉唐詩人李杜首稱甫有好義之心白所不及也愚按宋儒議論往往皆然田子藝云太白曠放棄而不作眷戀之態寧狂蕩而不作規矩之語子美不能不讓此兩着斯足

以知太白矣

太白之從永王璘出於迫脅東坡嘗辯之矣其憶舊書懷詩云半夜水軍來尋陽滿旌旃空名適自誤迫脅上樓船徒賜五百金棄之若浮煙辭官不受賞翻謫夜郎天是也或以太白永王東巡歌爲累東巡歌十一首第九首昔人辨其爲僞其他篇篇規諷無一譜詩其僭竊以爲太白累耶

詩源辯體卷十九　盛唐

改定本

江陰許學夷伯清　著

五七言樂府太白雖用古題而自出機軸故能超越諸子至子美則自立新題自創巳格自叙時事視諸家紛紛範古者不能無厭胡元瑞云少陵不效四言不倣離騷不用樂府舊題是此老胷中壁立處然風騷樂府遺意杜往往得之巳上六句皆元瑞語

子美五言古短篇如朝進東門營男兒生世間獻凱日繼踵下馬古戰場蓬生非無根白馬東北來崢嶸赤雲西溪回松風長賈公雅吳語涪右衆山內字字精鍊既極

其至長篇又窮極筆力皆非他人所及也草堂一篇則全用樂府語

子美五言古如自秦州入蜀諸詩寫景如畫石壕新安新婚垂老無家等敘情若訴皆苦心精思盡作者之能非卒然信筆所能辦也

子美石壕吏與新安新婚垂老無家等作不同石壕做古樂府而用古韻又上去二聲雜用另爲一格但聲調終與古樂府不類自是子美之詩

子美五言古凡涉敘事紆回轉折生意不窮雖間有詰屈之失而無流易之病

朱子云杜詩初年甚精細晚年曠逸不可當愚按子美五言古如自秦州入蜀諸詩及新安新婚垂老無家洎七言律聲調渾純者爲甚精細五言古如柴門杜鵑義鶻彭衙及七言以歌行入律者則甚曠逸然未必精細者盡初年作曠逸者盡晚年作也

子美五言古有登慈恩寺塔云回首叫虞舜蒼梧雲正愁惜哉瑤池飲日晏崑崙丘註謂天寶十載在長安作是也時玄宗荒淫初政盡改故以周穆比玄宗而有回首叫虞舜之詞其言黃鵠去不息哀鳴何所投君看隨陽鴈各有稻粱謀則賢人退而徇祿者進矣趙註以爲慈

思堯。乃高宗爲文德皇后立。謂子美託虞舜以思高宗。託西王母以思文德后。迂遠無當。泰山。樊察作泰山。亦非。此言塔高三百尺。遠見秦地衆山細小。而涇渭在衆山之外。又不可見。俯視下界。但蒼蒼一氣耳。其語甚明。無俟穿鑿。

子美七言歌行如曲江第三章。同谷縣七歌。君不見簡蘇徯。短歌贈王郎。醉歌贈顔少府。及晚晴等篇突兀崢嶸。無首無尾。既不易學。如哀王孫哀江頭等雖稍入敘事。而氣象渾涵。更無有相類者。至若畫馬引丹青引。等。縱橫軼盪。而精嚴自如。千載而下。惟獻吉能

之。他人不能得其彷彿也。

謝茂秦云。長篇最忌鋪敘。意不可盡。力不可竭。貴有變化之妙。蘇子由云。老杜陷賊時。有哀江頭詩。予愛其詞氣如百金戰馬。注坡驀澗。如履平地。得詩人之遺法。如白樂天詩詞甚工。然拙於紀事。寸步不遺。猶恐失之。此所以望老杜之藩垣而不及也。愚按子由此論。妙絕千古然子美歌行。此法甚多。不獨哀江頭也。

子美飲中八仙歌中多一韻二用。有至三用者。讀之了不自覺。少時熟記。亦不見其錯綜之妙。或謂此歌無首無尾。當作八章。然體雖八章。文氣只似一篇。此亦歌行之

[變]但語未入元和耳。至焦遂二句。如同谷第七歌聲氣俱盡聲氣俱盡須溪同谷第七歌評語

子美[五言古][七言歌行]多奇警之句。今畧摘以見[五言古]如落日照大旗。馬鳴風蕭蕭。 魂來楓林青。魂返關塞黑。 天長關塞寒。歲暮飢凍逼。 日色隱孤戍。烏啼滿城頭。 磊落星月高。蒼茫雲霧收。 高壁抵嶔崟。洪濤越雲亂。 萬壑欹疎林。積陰帶奔濤。寒日外淡泊。長風中怒號。 長風駕高浪。浩浩自太古。 寒日出霧遲。清江轉山急。 高標跨蒼穹。烈風無時休。自非曠士懷。登茲翻百憂。 涕淚濺我裳。悲風排帝閽。 [歌行]如七歌

兮。悄終曲。仰視皇天白日速。 深山窮谷不可處。霹靂魍魎兼狂風。 王郎酒酣拔劍斫地歌莫哀。我能拔爾抑塞磊落之奇才。豫樟翻風白日動。鯨魚跋浪滄溟開。

蠻夷長老怨苦寒。昆侖天關凍應折。玄猿口噤不能嘯。白鵠垂翅眼流血。安得春泥補地裂。 秋風淅淅吹我衣。東流之外西日微。 松浮欲盡不盡雲。江動將崩未崩石。 三更風起寒浪湧。取樂喧呼覺船重。滿空星河光破碎。四座賓客色不動。 來如雷霆收震怒。罷如江海凝清光。觀舞劍 雲來氣接巫峽長。月出寒通雪山白。

古栢 褒公鄂公毛髮動。英姿颯爽來酣戰。 斯須九重真

龍出一洗萬古凡馬空四句丹靑引魏侯骨聳精爽緊華嶽峯尖見秋隼等句皆爲奇警者也后山謂子美過物方奇如三江五湖平漫千里因風景作而後出奇是也至五七言古入聲或多借韻又與古韻不合此前古所無哀江頭本二韻後人誤作一韻者非

子美歌行起語工拙不同如曲江蕭條秋氣高菱荷枯折隨風濤　四山多風溪水急寒雨颯颯枯樹濕　秋風淅淅吹我衣東流之外西日微　今日苦短昨日休歲云暮矣增離憂　疾風吹塵暗河縣行子隔年不相見　諸公袞袞登臺省廣文先生官獨冷甲第紛紛厭粱

肉。廣文先生飯不足。十日畫一水。五日畫一石。能事不受相促迫。王宰始肯留眞跡等句。旣爲超絕。至男兒生不成名身已老。三年飢走荒山道。王郎酒酣拔劍斫地歌莫哀。我能拔爾抑塞磊落之奇才。高唐暮冬雪壯哉。舊齋無復似塵埃。廊廟之具裴施州。宿昔一逢無此流。悲臺蕭瑟石巃嵸。哀壑杈枒浩呼洶等句。則更奇特。如陸機二十作文賦。汝更小年能綴文。昔有佳人公孫氏。一舞劍器動四方。今我不樂思岳陽。身欲奮飛病在牀。等句。未可爲法。至天下幾人畫古松。畢宏已老韋偃少。聞道南行市駿馬。不限疋

數軍中須　麟角鳳觜世莫識煎膠續弦奇自見　則斷乎為累語矣。今人於工者既不能曉。於拙者又不敢言。烏在其能讀杜也。後梅聖俞、黃魯直。太半學杜累句。可謂嗜痂之癖。

子美麗人行。歌行用樂府語。不稱。品彙棄不錄。良是。憶昔行。更討衡陽董鍊師。討當作訪。或以討字為新。不復致疑。安可便謂知杜耶。又篇中如先帝侍女八千人。公孫劍器初第一。　惜哉李蔡不復得。吾甥李潮下筆親　或從十五北防河。便至四十西營田　等句。即予所錄者。亦不免為累語。至歌行或用俳調。又不可為法。

或問子美五七言律較盛唐諸公何如。曰。盛唐諸公惟在興趣。故體多渾圓。語多活潑。若子美則以意爲主。以獨造爲宗。故體多嚴整。語多沉着耳。此各自爲勝。未可以優劣論也。

子美五七言律命意創句。與諸家不同。後之學者欲學子美。必須先學諸家。既而於子美果有所得。然後變調以學之。庶幾不謬。不然。恐徒有重拙之類。不能入其壼奥也。今之初學。輒慕子美。及問子美佳處。直見童之見耳。故予論之如此。此前人所未道也。

子美律詩大都沉雄含蓄渾厚悲壯。然有句法奇譬而沉

雄者。有意思悲感而沉雄者。有聲氣自然而沉雄者。五言如風連西極動。月過北庭寒。江雲飄素練。石壁斷空青。滄海先迎日。銀河倒列星。吳楚東南坼。乾坤日夜浮。星垂平野闊。月湧大江流。萬象皆春氣。孤槎自客星。地平江動蜀。天闊樹浮秦。七言如錦江春色來天地。玉壘浮雲變古今。江間波浪兼天湧。塞上風雲接地陰。五更鼓角聲悲壯。三峽星河影動搖。山連越巂蟠三蜀。水散巴渝下五溪。峽坼雲霾龍虎睡。江清日抱黿鼉遊。等句。皆句法奇警而沉雄者。五言如親朋無一字。老病有孤舟。勳業頻看鏡。行藏獨

倚樓。獨坐親雄劍。哀歌歎短衣。名豈文章著。官應老病休。聖朝無棄物。老病已成翁。近淚無乾土。低空有斷雲。風塵逢我地。江漢哭君時。七言如萬里悲秋長作客。百年多病獨登臺。衰年肺病惟高枕。絕塞愁時早閉門。海內風塵諸弟隔。天涯涕淚一身遙。時危兵甲黃塵裏。日短江湖白髮前。側身天地更懷古。回首風塵甘息機。等句皆意思悲感而沉雄者。五言如劍閣星橋北。松州雪嶺東。南紀連銅柱。西江接錦城。樓角凌風迥。城陰帶水昏。秦地應新月。龍池滿舊宮。日出寒山外。江流宿霧中。詔從三殿去。

硎到百蠻開。北關心常戀西江首獨迴。七言如無邊落木蕭蕭下。不盡長江衮衮來。殊方日落玄猿哭。舊國霜前白鴈來。返照入江翻石壁。歸雲擁樹失山村。雪嶺獨看西日落。劍門猶阻北人來。長路關心悲劍閣。片雲何意傍琴臺。等句。皆聲氣自然而沉雄者。然句法奇警意思悲感者。人或識之。聲氣自然者。則無有識也。學杜者。必先得其聲氣爲主。否則終非子美耳。學初唐亦然。

胡元瑞云。盛唐句法渾涵。如兩漢之詩。不可以一字求至老杜而後句中有奇字爲眼。才有此。句法便不渾涵。愚

按老杜五言律妙處原不在眼。淺薄者但得其眼耳。

子美五言律沉雄渾厚者，是其本體；而高亮者次之。他如胡馬大宛名，致此自僻遠，帶甲滿天地，歲暮遠爲客，何年顧虎頭，光細弦欲上，不知戍不返，等篇氣格遒緊而語復矯健，雖若小變，然自非大手不能。其他瑣細者，非其本相，晦僻者，抑又變中之大弊也。

古今說杜詩者，不能悉舉。大要多穿鑿附會，淺妄支離，蓋其人興趣既少，而於唐人玲瓏透徹渾圓活潑之妙，既不能知，其質性庸下，於少陵沉雄含蓄渾厚悲壯之處，又不能得，徒以耳食慕少陵，不得已而求之篇格之間

字句之末故不免於支離穿鑿耳。王元美云王允寧王維楨字允寧生平所推伏者獨杜少陵其所好談說以為獨解者七言律耳。大要貴有照應有開闔有關鍵有頓挫其意主興主比其法有正插有倒插要之杜詩亦一二有之不必盡然也。山谷亦云彼喜穿鑿者棄其大旨取其發興於所遇林泉人物草木魚蟲以為物物皆有所託如世閒商度隱語者則子美之詩委地矣。愚按說詩至此自是子美厄運至 國朝弘正諸子學杜則杜學始昌也。以下二則與總論詩法源流一則參看

太白古詩歌行與子美並駕千古宋人多推子美而遺太

白者。蓋宋人自歐蘇二三名家而外。率皆淺鄙陳陋。於古詩歌行畧無所得。一時所崇尚者七言律耳。而子美七言律最多。說者又有篇格句字照應關鍵等說。故淺鄙者好之。實於杜律一無所解也。

胡元瑞最愛老杜風急天高一篇。反覆讚歎。凡數百言。要皆得於影響。惟云一篇之中。句句皆律。一句之中。字字皆律。錙銖鈞兩。毫髮不差。又云微有說者。是杜詩非唐詩耳。此論可謂獨得。與盛唐總論子美信大一則參看 然此篇在老杜七言律誠爲第一。但第七句。即杜體亦不免爲累句。

元美嘗欲於老杜玉露彫傷昆明池水風急天高老去悲

秋四篇定爲唐人七言律第一。中雖稍有相詆。又皆無當。愚按杜律較唐人體各不同。無論若叢菊兩開他日淚語非純雅。織女機絲虛夜月。石鯨鱗甲動秋風。細大不稱。羞將短髮還吹帽。笑倩傍人爲正冠。似巧實拙。故自風急天高而外。在杜體中。亦不得爲第一。况唐人乎。老去悲秋。宋人極稱之。自無足怪。

子美七言律如風急天高。重陽獨酌。楚王宮北。秋盡東行。花近高樓。玉露彫傷。野老籬前。群山萬壑等篇。沉雄含蓄。是其正體。　國朝諸公多能學之。而穩貼勻和較勝。如年年至日。近聞寬法。使君高義。曾爲掾吏。寺下春江

等篇其格稍放是爲小變後來無人能學至如黃草峽西苦憶荊州白帝城中西嶽崚嶒城尖徑昃二月饒睡愛汝玉山去年登高等篇以歌行入律是爲大變宋朝諸公及李獻吉輩雖多學之實無有相類者

或問子美年年至日一篇一氣渾成與崔顥黃鶴鴈門孰有異乎曰律詩語極者以圓緊爲正駘蕩爲變黃鶴前四句雖歌行語而後四句則甚圓緊鴈門則語語圓緊矣年年一篇雖通篇對偶而淋漓駘蕩遂入小變機趣雖同而體製則異也然讀年年等作便覺秋興諸篇語多窒礙予嘗謂子美七言律變勝於正終不能袪後世

之惑。

王元美云。老杜以歌行入律亦是變風不宜多作。多作則傷境。愚按子美七言以歌行入律雖是變風然豪曠磊落。乃才大而失之於放蓋過而非不及也。馮元成謂如促柱急絃。雷轟石飛。落落感慨。令人興懷不淺得之。與高岑論中五言不拘律法者三則參看

唐人詩。惟杜詩最難學。而亦最難選。子美律詩五言多晦語僻語七言多穉語累語。今例以子美之詩而不敢議又或於晦僻穉累者反多錄之。則詩道之大厄也。晦僻者。不能盡摘。穉累者。畧舉以見。如西望瑤池降王母

柴門不正逐江開　三顧頻繁天下計　風飄律呂相和切。　不分桃花紅勝錦。生憎柳絮白於綿　桃花細逐楊花落。黃鳥時兼白鳥飛　酒債尋常行處有。人生七十古來稀。穿花蛺蝶深深見。點水蜻蜓款款飛　等句。皆穉語也。如艱難苦恨繁霜鬢。　晝漏稀聞高閣報　恒飢稚子色淒涼。　志決身殲軍務勞。　寵光蕙葉與多碧　太向交遊萬事慵　總戎楚蜀應全未。方駕曹劉不啻過　不爲困窮寧有此　秪緣恐懼轉須親等句。皆累語也。胡元瑞云。子美利鈍雜陳。正變互出。後來沾溉者無窮。詿誤者亦不少。按宋梅黃諸人。於其晦

僻稱累處。恐力擬之。此是意見乖謬。非註誤也。

王元美云。子美七言絕變體。間爲之可耳。不足多法也。愚按子美七言絕雖是變體。然其聲調實爲唐人竹枝先倡。須溪謂放蕩自然。足洗凡陋。是也。惟五言絕失之太重。不足多法耳。

子美衆作。雖與諸家不同。然未可稱變。至五言古如柴門。杜鵑。義鶻。彭衙。用韻錯雜。出語豪縱。七言古如魏將軍歌。憶昔行。用韻險絕。造語奇特。皆有類退之矣。茅屋爲秋風所破。亦爲宋人濫觴。皆變體也。又七言律如伯仲之間見伊呂。指揮若定失蕭曹。　韓公本意築三城擬

絕天驕拔漢旌豈謂盡煩回紇馬。翻然遠救朔方兵。

始漸涉議論五言律如吾宗老孫子。江皋已仲春。七言律如清江一曲。一片花飛朝回日日等篇亦宛似宋人口語。予嘗與方翁恬論詩。予曰元和諸公始開宋人門戶。翁恬曰。杜子美已開宋人之門戶矣此語實不爲謬但初學聞之反以爲怪耳。後觀馮元成議論亦同。

楊用修云。宋人以子美能以韻語紀時事。謂之詩史。見唐書鄙哉夫六經各有體若詩者。其體其旨。與易書春秋判然矣三百篇皆意在言外。使人自悟杜詩含蓄蘊藉者蓋亦多矣宋人不能學之至於直陳時事類於訐訕乃

其下乘末脚。而宋人拾以爲己寶。又撰出詩史二字以誤後人。如詩可兼史。則尚書春秋。可以併省矣。愚按用修之論雖善。而未盡當。夫詩與史。其體其旨。固不待辯而明矣。即杜之石壕吏新安吏新婚別垂老別無家別。哀王孫。哀江頭等。雖若有意紀時事。而抑揚諷刺。悉合詩體。安得以史目之。至於含蓄蘊藉。雖子美所長。而感傷亂離。耳目所及。以述情切事爲快。是亦變雅之類耳。不足爲子美累也。

或問予。歐陽公不好杜詩。其意何居。曰。至和嘉祐間。俱仁宗年號。場屋舉子爲文尚奇澀。讀或不成句。歐公力欲革其

弊。既知貢舉。凡文涉雕刻者皆黜之。時楊大年。錢希聖

晏同叔。劉子儀爲詩皆宗李義山。號西崑體。公又矯其

弊。專以氣格爲主。子美之詩。間有詰屈晦僻者。不好杜

詩。特借以矯時弊耳。或言歐公欲倡古文以抑末學。是

又不然。果爾。則歐公但不爲詩足矣。何既爲之而又不

好杜耶。

開元中。任華雜言有寄李白。寄杜甫。及懷素草書歌三篇。

極其變怪。下流至盧仝劉叉雜言。然語實鄙拙。未足成家。蓋其人

質性狂蕩。而識趣庸劣。心慕李杜而不能。故其流至此

耳。今以其詩附見李杜詩後。以見極盛之時。已有大變

者在也。
任華如寄李白云。登廬山觀瀑布。海風吹不斷。江月照還空。余愛此兩句。登天台。望渤海。雲垂大鵬翼山壓巨鰲背。斯言亦好。至于他作。多不拘常律。 而我有時白日忽欲睡。睡覺忽然起攘臂。任生知有君。君也知有任生未。 寄杜甫云。杜拾遺名甫第二才甚奇。 昨日有人誦得數篇黃絹詞。吾怪異奇特。借問果然稱是杜二之所爲。 古人制禮但爲防俗士。豈得爲君設之乎。而我不飛不鳴亦何以。只待朝廷有知己。已曾讀却無限書拙詩一句兩句在人耳。 等句。最爲鄙拙以此效李杜

正猶東施捧心見者驚走耳近世好奇者往往墮此障中故詳言之若寄李白月送飛鴻對豪貴可稱佳句

任華懷素草書歌云一顛一狂多意氣大叫數聲起攘臂揮毫倏忽千萬字有時一字兩字長丈二翕若長鯨潑剌動海島欻若長蛇戍律透深草　擲華山巨石以為點擘衡山陣雲以為畫　千魑魅兮萬魍魎欲出不出何閃閃又如浩海日暮愁陰濃忽然躍出千黑龍　等句鄙見酒肆俗書惡態素書本自豪蕩但以華識趣庸劣及形容入俗耳餘見盧仝論中

江陰許學夷伯清 著

開元天寶間高岑王孟古律之詩始流而為大曆錢名起字仲文劉名長卿字文房諸子錢劉才力既薄風氣復散故其五七言古氣象風格頓衰然自是正變正變之說見晚唐總論五七言古正變止此惟德輿李益正而非變元和開成諸子變而非正五七言律造詣興趣所到化機自在然體盡流暢語半清空而氣象風格亦衰矣亦正變也下流至柳子厚五七言律

錢劉五言古平韻者多忌上尾仄韻者多忌鶴膝劉句多偶儷故平韻亦間雜律體然才實勝錢七言古劉似沖

淡而格實卑調又不純。凡歌行如用古調自不必拘若用俳調則轉韻宜平仄相間庶爲可歌今劉實用俳調而轉韻平仄疊用故爲不純初唐亦然錢格若稍勝。而才不及。故短篇多鬱而不暢。蓋欲鋪敘而不能耳。

五言古　劉如蕭蕭清秋暮。嫋嫋涼風發。湖色淡不流。沙鷗遠還滅　項爲衡湘客。頗見湖山趣。湖氣和楚雲。夕陽映江樹　峯巒帶落日。步步入青靄。香氣空翠中。猿聲暮雲外。　夕陽留古木。水鳥拂寒浪。月下扣船聲。烟中采菱唱。　錢如新晴村落外。處處烟景異。片水明斷崖。餘霞入古寺　向山看霽色。步步豁幽性。返照亂流明。寒空千嶂淨　殘雲虹未落。返景霞初吐。時鳥鳴村墟

新泉遶林圃　更憐垂綸叟靜若沙上鷺一論白雲心千里滄洲趣　七言古劉如江潭歲盡愁不盡鴻鴈春歸身未歸　窮巷無人鳥雀閑空庭新雨莓苔綠　關路迢迢匹馬歸垂楊寂寂數鶯飛　故人不在明月在誰見孤舟來去時　錢如灞上春風留別袂關東新月宿誰家　十年失路誰知己千里思親獨遠歸　關東新月對離罇江上殘花待歸客　白玉窻中聞落葉應憐寒女獨無衣　等句較之高岑則氣象風格頗衰矣

錢七言格稍勝者不述論其常也

初唐七言古句皆入律此承六朝餘弊錢劉七言古亦多

入律此是風氣漸漓也聲韻雖同而風格大異耳。

五七言律絕以全集觀錢去劉益遠然錢五言律如欲知儒道貴邊事多勞役絳節引雕戈三篇氣格在初盛唐之間勝景不易遇一篇以古入律氣格亦近高岑惜結語皆弱劉止番禺萬里路一篇爲近初盛耳。元瑞亦嘗言之王元美云錢劉並稱錢似不及劉得之又云錢意揚劉意沉錢調輕劉調重則全不相類

五言律劉如逢君穆陵路錢如事邊仍戀主二篇較前四作雄麗稍遜而完美勝之。足繼開寶餘響劉荒村帶晚照一路經行處二篇雖工實中唐也

五言排律有雙韻無單韻中唐劉長卿止有五韻一篇而他皆嚴整錢起而下復多有單韻者矣。

七言律劉如建牙吹角征西諸將十年多難若爲天畔等篇在中唐聲氣爲雄其他氣雖有降無不稱工錢未央月曉紫微晴雪二月黃鸝三篇氣亦不薄其他自日暖風恬而外完善者實少劉建牙吹角爲中唐七言律第一元美極稱之而于鱗不錄實所未曉錢自笑鄙夫一篇則已近開成矣。

謝茂秦云七言律初唐句法嚴整或實字疊用虛字單使自無敷演之病如沈雲卿漢家城闕疑天上秦地山川

似鏡中。宋之問文移北斗成天象酒近南山作壽杯。自見中唐錢劉虛字半之格調漸下。予謂初唐七言律非無虛字。但用之皆得其力。中唐用之不免敷演卑弱耳。詳而論之錢用虛字爲多劉間有之試觀錢湖南遠去一篇則易曉也

五七言律劉體盡流暢語半清空而句意多相類錢去劉雖遠而入錄者覺別有風韻劉五言如更落淮南葉難爲江上心。孤雲飛不定落葉去無蹤。遠磬秋山裏清猿古木中。東西湖淼淼離別雨瀟瀟。勸耕滄海畔。聽訟白雲中。禪客知何在春山到處同。新年芳

草遍終日白雲深。乞食山家少尋鐘野寺遥 七言

如官舍已空秋草沒女牆猶在夜烏啼 孤城盡日空

花落三戶無人自鳥啼 天香月色同僧室葉落猿啼

傍客舟 秋草獨尋人去後寒林空見日斜時 深花

寂寂宮城閉細草青青御路間 身隨儆履經殘雪手

綻寒衣入舊山 定攀巖下叢生桂欲買雲中若箇峯。

等句皆清空流暢者也錢 五言 如迴雲隨去鴈寒露

滴鳴蛩 片月臨階早晴河度鴈高 陰階明片雪寒

竹響空廊 行道白雲近然燈翠壁深 薄田供歲酒

喬木待新禽 雞聲共林巷燭影隔茅茨。七言 如雪

霽山門迎瑞日。雲開水殿候飛龍　長信月留寧避曉
宜春花滿不飛香賈至早朝　長樂鐘聲花外盡龍池柳色雨
中深。　幽溪鹿過苔還靜深樹雲來鳥不知　等句。皆
別有風韻者也

或問沈宋五七言律花機尚淺而以爲正宗錢劉諸子化
機自在。而以爲正變。何也。曰唐人之詩以氣象風格爲
本根本不厚則枝葉雖榮而弗王耳斯足以知大曆矣
盛唐高岑五言子美七言以古人律雖是變風然氣象風
格自勝錢劉諸子五七言調雖合律而氣象風格實異
此所以爲不及也

中唐五七言絕。錢劉而下。實與律詩相類。化機自在。而氣象風格亦衰矣。亦正變也。五言上承太白摩詰諸子。下流至許渾李商隱。七言上承太白少陵諸子。下流至許渾杜牧李商隱溫庭筠。

錢五言絕燕趙悲歌士一篇。頗類盛唐人語。